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鐵樹記 第九回 玉帝差女童獻劍 許旌陽一次斬蛟

話說西方太白金星，雲頭觀看，見江西孽龍精將為民害。此時真君傳得吳猛道術，尤未傳得母飛步斬邪之法，誠恐未能制伏。金星乃具表奏聞，於玉帝奏道：「中界南昌一郡，孽龍欲為民害。今有許遜，原係玉洞真仙降世，應在此人收伏，以除民害。望乞上帝，敕差天使，齎賜斬妖神劍，付與許遜，助斬妖精，免使黎民遭害。」玉帝聞奏，乃傳玉旨曰：「中界果有孽龍之精，毒害江西百姓。即宣女童二人，將神劍二口，齎至地名柏林，獻與許遜，斬滅妖精。」不移時，宣女童二人至殿，敕令領劍二口，下降塵凡。卻說真君一日在柏林中遊玩，忽有女童二人，各持一劍來獻。真君曰：「此劍將作何用？」女童曰：「昔者越有歐冶，能造寶劍，取茨石之金，烈鼎山之火，煅煉三年，造成此劍，騰騰殺氣，閃閃豪光。今見先生濟物利民，特將相贈，除人間之患難，戡天下之妖邪。」真君遂拜而受之。回顧女童，已飛升雲端矣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堅金烈火煉將成，削鐵吹毛耀日明。

玉女捧來離紫府，江湖從此水流腥。

且說江南有一妖物，號曰孽龍。初生人世，為聰明才子，姓張名酷，因乘船渡河，偶值大風，其船遂覆。張酷溺於水中，彼時得附一木板隨水漂流，泊於江濱沙灘之上。肚中正饑餒，忽見沙灘上有珠一顆，那珠不是別的珠，乃是那火龍生下的一卵，圓淨淨就如天上一個明星，光溜溜又好似人間一個金彈。那張酷拿將在手，十分歡喜，遂含在口中，不覺的口涎又是潤的，龍卵又是滑的，卻把那珠吞下肚子裡去了。吞了這珠不打緊，卻不曉得饑餓，就在水中能游能泳。後過了一月有餘，脫胎換骨，遍身盡生鱗甲，止有一個頭還是人頭。

其後這個畜生只好在水中戲耍，或跳入三級世浪，看那魚龍變化。或撞在萬丈深潭，看那蝦蟹潛游。不想那個火龍見了，就認得是他兒子，噓了一氣，教以神通。那畜生走上岸來，即能千變萬化。於是呼風作雨，握霧撩雲，喜則變化人形，而淫人間之女子。怒則變化精怪，而興陸地之波濤，或壞人屋舍，或食人精血，或覆人舟般，取人金珠，為人間大患。誕有六子，數十年間生息繁盛，約有千餘，兼之族類蛟蠶甚多，常欲把江西數郡，滾成一個大中海。

一日，真君煉丹於艾城之山，有蛟蠶護為淵藪，輒興洪水，欲漂流其丹室。真君大怒，即遣神兵擒之，釘於石壁。又揮其寶劍，將一蛟斬訖。不想那孽龍知道殺了他的黨類，一呼百集，呼集了那一家的孽畜老老少少，大大小小，都打做一團兒。孽龍道：「許遜恁般可惡，把我的黨類，一個揮劍斬死，一個釘在石壁。不報此仇，枉徒然有許多族類。」內有一班孽畜，有叫孽龍做公公的，有叫做伯伯的，有叫做叔叔的，有叫做哥哥的，說道：「不要老成的去，只等我們去，把那許遜抓將來，報了冤仇，有何不可？」孽龍道：「聞得那個許遜，傳授了吳猛的法術，甚有本事，還要個有力量的去才好。」內有一長蛇精說道：「孽龍哥哥，等我去來。」孽龍道：「你賢弟到去得。」

於是長蛇精帶了五六十個蛟蠶，一齊衝奔許氏之宅，把那個一字陣兒擺開，叫道：「許遜，許遜，敢與我比勢麼？」真君伏劍在手，只見是一伙蛟蠶，問雲：「你這些孽畜，有甚本事，敢與我相比？」長蛇精道：「你且聽我說本事哩：

鱗甲稜層氣勢雄，神通會上顯神通。

開喉一旦能吞象，伏氣三年便化龍。

巨口張時偏作霧，高頭昂處便呼風。

身長九萬人知否，繞遍崑崙第一峰。」

卻說那長蛇精恃了本事，耀武揚威。眾蛟蠶一齊踴躍，聲聲口口說道：「你不該殺了我家人，定不與你干休！」真君曰：「只怕你這些孽畜逃不過我手中寶劍。」那長蛇精就弄他本事，放出一陣大風來。只見：

視之無影，聽之有聲。噫大塊之怒號，傳萬竅之跳叫。一任他乒乒乓乓、慄慄烈烈，撼天關、搖地軸，九天仙子也愁眉；那管他青青白白、紅紅黃黃，翻大海、攪長江，四海龍王同縮頸。雷轟轟、電閃閃，飛的是沙、走的是石，真總的滿眼塵霾春起早；雲慘慘、霧騰騰，折也喬林，摧也古木，說甚麼前村燈火夜眠遲。忽喇喇前呼後叫、左奔右突，就是九重龍樓鳳閣，也教他萬瓦齊飛；吉都都橫衝直撞、亂捲斜拖，即如千丈虎狼穴，難道是一毛不拔？縱宗生之大志，不敢謂其乘之而浪破千層，雖列子之冷然，吾未見其御之而旬有五日。

正是：

萬里塵沙陰晦噴，幾家門戶響敲推。

多情折盡章台柳，底事掀開杜屋茅。

真個好一陣大風也。那真君按劍在手，叱曰：「風伯等神，好將此風息了！」那風須臾之間，寂然不動。誰知那些孽怪，又弄出一番大雨來。則見：

石燕飛翔，商羊鼓舞。滂沱的雲中瀉下，就似傾盆；忽喇的空裡注來，豈因救旱？逼逼剝剝打得那園林蕉華，東一片西一片翠色闌珊；淋淋篩篩滴得那池沼荷花，上一瓣下一瓣紅妝零亂。溝面洪盈，倏忽間漂去高鳳庭前麥；簷頭長溜，須臾裡洗卻周武郊外兵。

這不是鞭將蜥蜴碧天上，祈禱下的甘霖；這卻是驅起鯨鯢滄海中，噴將來的唾沫。

正是：

茅屋人家煙火冷，梨花庭院夢魂驚。

渠添濁水通魚入，地秀蒼苔滯鷓行。

真個好一陣大雨也！真君又按劍叱曰：「兩師等神，好將此雨止了！」那雨一霎時間，半點兒也沒有了。真君乃大顯法力，奔往長蛇精陣中，將兩口寶劍揮起，把那長蛇精揮為兩段。又將那五六十蛟蠶，一概誅滅。於是真君徑往群蛟之所，尋取孽龍斬之。

那孽龍聞得斬了蛇精，傷了許多黨類，那些兒心裡〔豈〕肯干休？就呼集一黨蛟精，約有千百之眾，人多口多，罵著真君：「驢道野道，你不合這等上門欺負人！」於是呼風的呼風，喚雨的喚雨，作霧的作霧，興雲的興雲，攪煙的攪煙，弄火的弄火，一齊奔向前來。真君將兩口寶劍，左砍右斲，那蛟蠶多了，怎生收伏得盡？況真君此時未傳得母飛騰之法，只是個陸地神仙。那孽龍到會變化，衝上雲霄，就變成一個大鷹兒。真個：

爪似銅釘快利，嘴如鐵鉗堅剛。展開雙翅欲飛揚，好似大鵬模樣。雲裡叫時聲大，林端立處頭昂。紛紛鳥雀盡潛藏，那個飛禽敢擋。

只見那鷹兒在半空展翅，忽喇地撲將下來，到把真君臉上搗了一下，搗得血流滿面。真君忙揮劍斬時，那鷹又飛在半空中去了。真君沒奈何他，只得轉回家中。那些蛟蠶見傷得性命多了，亦各自收陣回去。

卻說真君見孽龍能變化，敬來吳君處相訪。吳君接入，問曰：「許君至此，有何見論？」真君曰：「吾郡有一孽龍精，毒害生民。區區曩者在艾城山煉丹，被其湧水加害。吾驅以神兵，擒其蛟蠶，釘於石壁。然孽龍族類甚眾，一呼百集，竟與吾比勢。若不除之，必為江南大患。今特相訪，願示破蛟之策。」吳君曰：「孽龍神通廣大，變化無窮，久為民害。小老素有剪除之心，但恨道法殊欠，莫能取勝，吾持疑未決者久之。汝今既擒蛟蠶，孽龍必然忿怒，愈加殘害江南，休矣！」真君曰：「既如此，將復奈何？」吳君曰：「我近日聞得鎮江府丹陽縣地名黃堂，有一女真誼母，深通道術。吾與汝一同敬往師之，叩其妙道，然後除此妖

物，未為晚也。」真君一聞此言，喜不自勝，遂乃整治行囊，與吳君共往黃堂謁見謚母。

謚母曰：「二公何人也？到此有何見諭？」真君曰：「某姓許名遜，某姓吳名猛，今因江南有一孽龍精，大為民害，吾二人有心殄滅，奈法殊欠。久聞尊母道傳無極，法演先天，吾二人徑來懇求，望指示仙訣，實乃平生之至願也。」言訖跪拜，付於地下。謚母曰：「二公請起，聽我言之。君等乃夙稟奇骨，仙名在天。昔者學悌王自上清下降山東曲阜縣蘭公之家，謂蘭公曰：『後世晉代當出一神仙，姓許名遜，傳吾至道，是為眾仙之長。』遂留下金丹、寶鑿、銅符、鐵券，並飛步斬邪之法，傳授與蘭公，復令蘭公傳授於我。蘭公又使我收掌以待狀等，積有四百餘年矣。子今既來，吾當傳授於汝。」

於是選擇吉日，依科設儀，付出銅符、鐵券、金丹、寶鑿，並正一斬邪之法、三五飛騰之術，及諸靈章秘訣，並各樣符錄，悉以傳諸許君。謚母又謂吳君曰：「君昔者以神方為許君之師，今孝悌王之道，惟許君得傳，汝當退而反師之也。況玉皇元譜君為元郡御史，許君位高明大使，總領仙籍，自今以後，宜以許君為長。」

真君傳道以畢，將欲辭歸，心中暗想：「今幸得聞謚母之〔教〕，每歲必當再來謁拜，方可盡弟子之禮。」真君只是心中忠篤，口未曾言，謚母即先知之，乃對真君曰：「子從此以後勿來謁我，我將〔返〕帝鄉矣。」乃取香茅一根，望南擲去，其香茅隨風飄去。謚母謂真君曰：「子於所居之南數十里尋，認香茅落在何處，其處立吾廟宇，每歲逢秋，一至吾廟來謁足矣。」謚母言罷，只見空中忽有龍鳳輦之駕來迎，謚母即凌空而去。

其時吳、許二君，望空拜送。即還本郡，遂往尋飛茅之跡。行至西山之南四十里，覓得香茅叢，已生發茂盛。二君遂於此地建立祠宇，亦以黃堂名之，令匠人塑謚母寶像，嚴奉香火，期以八月初三日必往朝謁。真君亦於黃堂立壇，悉依謚母之言，將此道法傳授於吳君，吳君則又拜真君為師焉。自此二人始有飛騰變化之術。